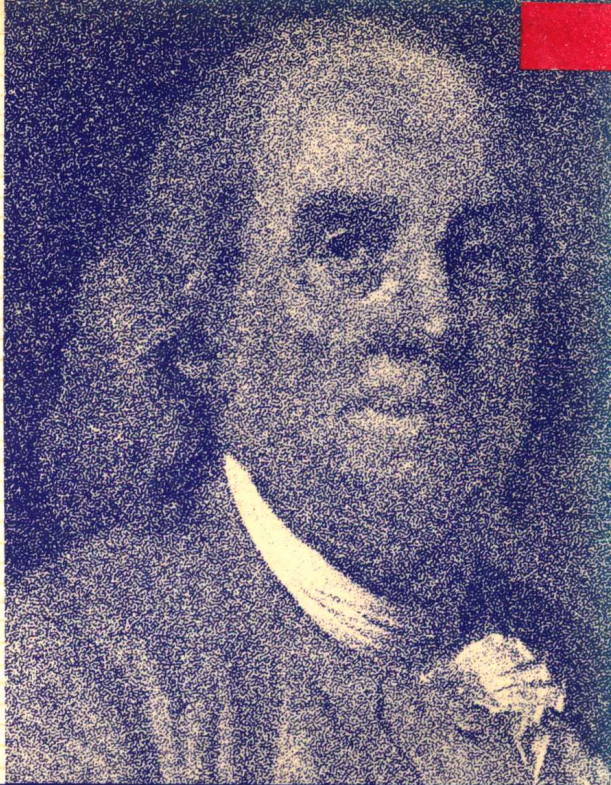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79

富蘭克林

請勿翻印

版權所有

富蘭克林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79

編：梁實秋

者：班傑明·富蘭克林

者：楊錦銘

圖：陳銘

主作譯插出
版：名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安和路88巷5號

電話：七〇三三二三（三線）

郵撥：五三九九六六

通訊地址：臺北郵政第96—365號信箱

發行人：林獻章

法律顧問：林樹旺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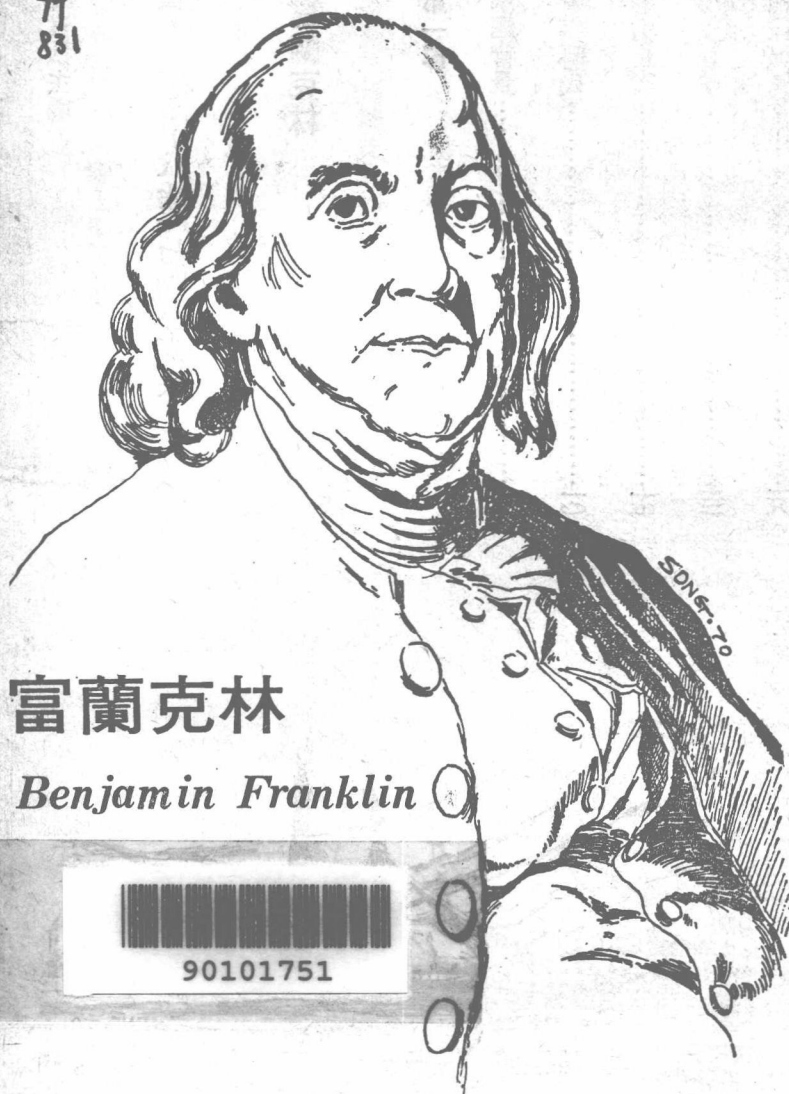
印刷：中興印刷廠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八號

民國71年8月1日再版

港台書室

K815
79
831



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90101751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富蘭克林

第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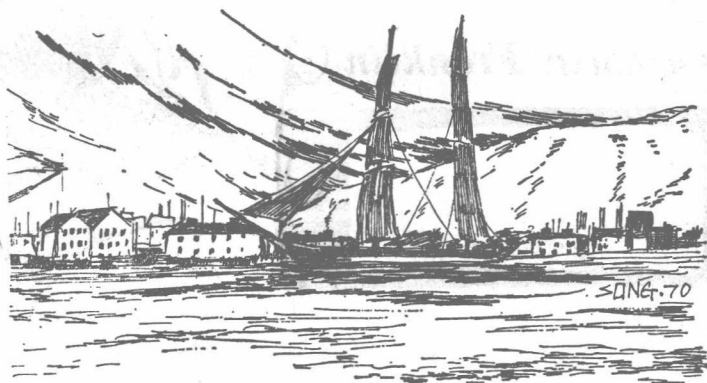
家庭背景.....五

少年時代.....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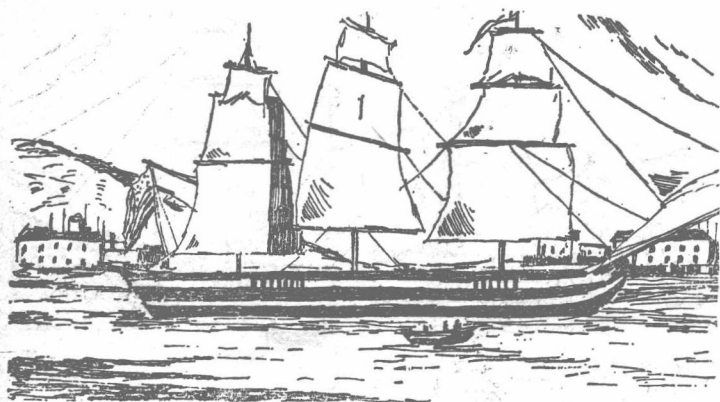
努力自習.....一五

前往費城.....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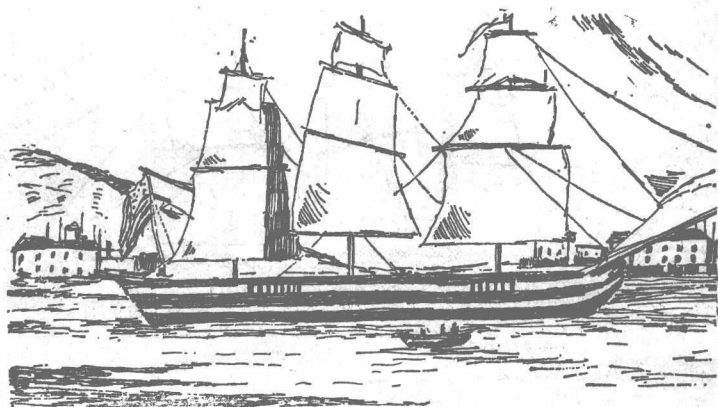
漸露頭角.....二九



英倫去同.....	四
獨立創業.....	五
成立讀書會.....	六
勤儉成家.....	六
兩封信.....	
亞伯·詹姆士先生的來信.....	七
班傑明·佛漢先生的來信.....	七
第二部.....	
設立圖書館.....	八
力行道德計畫.....	八
曆書和報紙的影響.....	一〇
出任公職.....	一三



建立地方自衛隊·····	一〇七
推行公益事業·····	一〇八
提倡聯邦計畫·····	一六六
資助英軍作戰·····	一七四
指揮民兵團·····	一八四
電學上的成就·····	一九四
代表赴英請願·····	一九九
後記·····	二二三
年鑑·····	二二三



第一部

家庭背景

一七七一年寫於臺福德(Twyford)聖愛沙主教寓內

親愛的兒子：我向來很喜歡蒐集祖先的傳聞軼事。你一定還記得當你和我在英國時，我曾經走訪遠親近鄰，以及我爲了找尋這些資料所經過的跋涉。我猜想你一定也很想知道我的生長環境，其中有許多事情都是你不曾經歷過的，我現在正在鄉間享受一星期無人打擾的悠閒生活，讓我坐下來，慢慢用文字將這些事情告訴你。當然其中還包含了我的某些動機。我在貧窮的環境裏長大，如今卻能生活富裕而且在世界上博得一些聲名，我一生中的行事相當順利，這些全都要歸諸於上天對我的垂愛與祝福，才能使我獲得成功。我的後世子孫也許很想知道我成功的方法，以便和我處於相似的境遇時，能够學習我的精神。

當我回想起自己過去幸運的生活時，我總是說，如果再給我一次重生的機會，我仍然很願意過著和以前相同的日子，不過我只奢望自己能像一個作者一樣，在書本再版之前，有機會糾正初版時的錯誤。是故，除了改正錯誤外，我還能够扭轉一些不幸的意外，若果我這種請求被拒絕了

，我還是願意重過一次以前的生活，如果連這一點也無法實現，我想最類似於這種滋味的莫過於在回憶錄中慢慢咀嚼過去的經驗，而且儘可能將它寫下來。

於是，我便像其他的老頭子一樣滔滔不絕地講述自己的往事，但是我絕不願意喋喋不休的講它，雖然有些人基於敬老尊賢的心情，願意洗耳恭聽，而我絕對不會勉強他們，願不願意聽都悉聽尊便，最後，我很可能會過分自誇以滿足自己的虛榮心（我還是自己先行承認，因為即使我否認，也沒有人會相信）。事實上，我常常看到或聽到有人說，「我說話一點也不自誇。」結果就馬上流露出誇張的行爲，大多數的人儘管自己都有一點虛榮心，卻很討厭看到別人的這種習性。然而，當我遇到這種情形時，卻不會感到很厭惡，我覺得如此對當事者頗有好處，在某種範圍內對別人也有好處。因此，在種種舒適的生活享受外，假如有人感謝上帝賜給他一點虛榮心，也就不足爲奇了。

現在，我提到感謝上帝，便要很忠實地揭露我過去所擁有的快樂，完全是祂所賜與，祂引導我走向成功大道。我的信仰使我充滿希望。雖然不敢斷言幸運之神是否仍會繼續垂愛於我，或者我必須像其他人一樣，忍受命運的折磨；但是，我將來的命運仍然決諸於祂的手中，有祂的力量才能支持我們面對逆境。

我有一個伯父（他和我一樣也很喜歡探詢家族裏的軼事），有一次將一些關於祖先的資料交給我。從這些資料中我發覺我們的家族已經在諾坦普頓郡（Northamptonshire，英國中南部之一郡）的阿克遜村住了三百多年，他也不知道他們到底住了多久（也許從「富蘭克林」這個名稱被從階級的名稱轉用來當做姓氏時，便開始住在那裡），他們大約擁有三十畝地，除此，還經營

鐵鋪的生意，這項生意一直持續到我伯父的時代，依照傳統，長子都要繼承家裏的事業，因此，他和我的父親都遵守這一點，要他們的長子也從事鐵匠工作。當我在阿克遜村蒐集一些資料時，我找到一五五五年以後關於家族的出生、婚姻和死亡的記載，不過，在那個教區卻沒有更早的資料。經由這些資料，我追溯到我的前五代祖先以及我自己都是同一支的最小房。我的祖父湯姆士出生於一五九八年，他一輩子都住在阿克遜村，直到他老態龍鍾時，才前往班伯瑞（Banbury）投靠他當染匠的兒子約翰，那時候，我的父親也在那裏當學徒。我的祖父死在那裏，而且埋葬在那裏。我們在一七五八年還看過他的墓碑，他的長子湯姆斯留在阿克遜的老家，將那些田地留給他的獨生女，後來，他的女兒嫁給威林鮑格的一個漁夫，並且將那片土地賣給現在的地主伊斯坦先生。我的祖父有四個長大成人的兒子：湯姆新、約翰、班傑明和喬西亞。我將儘可能告訴你一些關於他們的事，假如我的文件沒有在我離家時遺失，你們還可以在其中找到更多的資料。

湯姆斯繼承父親的衣鉢在家裏學當一名鐵匠；他非常聰明，而且受到教區內一位紳士巴爾姆先生的鼓勵（我們兄弟也全都受到他的鼓勵），努力向學，成為當地的一位公證人，是地方上一位相當出色的人，領導當地人士為地方上及諾坦普頓郡做了許多公益事業。關於那些事，還有許多例證可循；他很受到當時的哈里法克爵士的垂青及支持。他死於舊曆一七〇二年一月六日。也正是我出生那一天的前四年。我記得當我們從阿克遜的一些故舊口中得到許多關於他的性格和生平時，你很驚訝我和他竟然有許多相似之處，你說，「假如他死在你出生的那一天，人們也許會認為你是他的靈魂轉世。」

約翰學習當一名染匠，我想大概是染羊毛吧。班傑明則在倫敦的一家絲綢染房當一名助手。他也是一個相當聰明的人，我對他的印象很深刻，因為當我還是一個小男孩時，他曾到波士頓來

找我父親，而且和我們一起住了好幾年。他一直活到很老才過世。他的孫子山姆·富蘭克林現在就住在波士頓。他死後留下兩本四開的原稿，裏面有他的詩篇，以及在某些場合對朋友和親戚演說的底稿，下面那一首送給我的詩便是一篇底稿。他曾經自創一種速記法，而且把它交給我，但是，我從來沒有應用過，現在也忘光了。由於他和我父親之間的感情非常親密，因此我的名字便是隨著他而取的。他非常虔誠，是一個滔滔不絕的優秀牧師最好的聽衆，他將這些講詞全都用速記抄下來，身邊保留了好幾本這方面的資料。他也非常關心政治，關心得有一點過火。他曾經蒐集了從一六四一到一七一七年間許多關於公共事務的小冊子，其中遺失的也不少，現在還存有幾本對開的、二十四本四開和八開。一個倫敦的書商在一堆舊書中發現這些東西，由於我有時會去向他買書，和他有點交情，因此，他便把這些書帶來給我，我猜想那很可能是我伯父在五十年前，前往美國時留在此地的，在書眉上還有許多他的批注。

我們的家族遠在宗教改革時代就存在了，而且經過了瑪麗時代，由於當時反對新教，因此，他們經常處於危險中。他們暗地裏弄到一本聖經，並且把它仔細藏好，他們將它攤開用繩子繫在椅面底下。當我的高祖父要念聖經給家人聽時，便將這把椅子翻過來放在他的膝上，開始翻開書頁，然後派其中一個小孩站到門口注意是否有教廷派來搜查的執行官。如果真的碰上這種情形，椅子馬上又被翻過來放好，聖經仍然像以前一樣繫在椅下。這些事情是我從班傑明伯父那裏間接聽來。我們的家族一直都是信仰英國國教聖公會，一直到查理二世，有一些教士由於背叛國教被驅逐出來，在諾坦普頓郡秘密召集非國教的秘密集會時，班傑明和喬西亞加入他們的行列，而且終生都信奉不渝，家裏的其他人員則繼續信仰聖公會。

我的父親喬西亞在很年輕的時候便結婚了，並且在一六八二年帶著他的妻子和三個小孩來到

新英格蘭。那時，由於非國教的秘密集會爲法律所不容，經常受到騷擾，我父親的一些熟識都紛紛搬到新大陸去，而且勸告我的父親也一起去，他終於決定和他們一起到新大陸去享受自由的宗教，他和這個妻子在那裏又生了四個小孩，和第二個妻子生了十個，總共有十七個小孩，我記得和他一起同桌吃飯的有十三個孩子，他們都已經長大，有的也結婚了，我是第二個妻子的最小孩子，同時也是他的公兒，我在新英格蘭的波士頓出生。我的母親是愛比亞·福爾吉，我的外祖父彼得·福爾吉是第一批移往新英格蘭的先驅，歌頓·馬勒在那一本關於美國的教會歷史「*Magalia Christi Americana*」中曾經提起我外祖父英勇的行爲，稱他爲「一個篤信上帝，學問淵博的人」。我聽說他寫了許多應景的小詩，不過只有一首被印出來，我在幾年前曾讀過那首詩，那首詩寫於一六七五年，用通行的韻文來描寫當時的情景，以及對當地的政府人士的一點意見。它贊成良知上的解放，並且代表浸信會、教友會和其他遭到迫害的教派發言，認爲印地安戰爭以及降臨到這個國境的災害，都是起因於宗教迫害，這是上帝對於那些可憎的侵犯者的懲罰，因此，極力主張廢除那些不合理的法律。我覺得整篇文詞非常平易順暢又豪放不羈。前面的兩節我已經忘了，不過我還記得其中六句，全篇的大意指出他的譴責完全出於善意，因此，不妨讓大家明白它的作者是誰。

信口雌黃的誹謗者（他說）

我衷心地感到厭惡；

我居住在薛伯尼鎮，特來

將我的名字記在這裏；

不曾冒犯你的真正朋友，
便是彼得·福爾吉。

少年時代

我的哥哥們都被送到各行業當學徒。我在八歲時進入文法學校就讀，我的父親原想奉獻我爲教會服務，聊表一點心意。我很早就能閱讀（我猜想那時候年齡一定還很小，因爲自從我有記憶後便能閱讀），因此，父親的朋友們都一致認爲我將來能成爲一個優秀的學者，父親受到這種鼓舞，更堅定了這個目標。我的伯父班傑明也很贊成這種看法，還將自己在教會裏所做的速記全部交給我，我想如果我接受他們的安排，這些資料便可以成爲學習的基石。我繼續在文法學校待到一年，雖然那時候，我已經逐漸從班級裏脫穎而出，而且可以跳上一級，以便在那年年底升上三年級。不過，父親卻認爲學院的費用太龐大了，他還要負擔這麼一個大家庭的費用，實在有點力不從心的感覺，而且那時候受過教育的人也不見得能找到好的出路——我聽到他對朋友如此說——於是，他改變心意，將我轉到一所專門教導寫作和算術的學校，那間學校由喬治·布朗尼先生所經營，他採取溫和以及鼓勵的教育方式。在他的指導下，我的作文進步神速，可是數學卻常常不及格，而且沒有一點進步。十歲時，我回到家裏幫忙父親照料生意，他那時候經營蠟燭和肥皂製造，他並不擅長這一行業，是到新英格蘭後發現染料生意不足以餬口，所以才轉業走上這一行。我在廠裏負責切燈芯、灌蠟模、照料店面，或者跑跑腿。

我不喜歡貿易，我有一個強烈的慾望很想到海上航行，可是我的父親卻很反對我的這種想法

；不過，由於住在海邊，我常常跑去玩水，而且很小就學會了游泳和划船。當和一羣男孩子在船上或者獨木舟上時，我總是居於領導者的地位，特別是遇到困難時，我總能指揮若定，不過，有時候也會帶著他們闖禍，我現在將舉出一個例子，以證明我從小就有熱心公益的心理，雖然有些時候的作法並不見得正確。

有一塊會被海水浸到的沼澤地，緊鄰著一個磨坊用的貯水池，當漲潮時，我們經常站在水池的邊上釣鱸魚。由於經常受到踐踏，那塊沼地變得泥濘不堪，經常有脫身不得之虞。我建議在那裏建立一個碼頭，以便可以安全地站在上頭垂釣，我指著附近一堆用來蓋房子的石頭對同伴們說，那很合乎我們所需。晚上，當所有的工人都離開後，我便召集玩伴們，就像一羣辛勤工作的螞蟥，偷偷地將石頭搬走，以便建造小碼頭。隔晨，工人們非常驚訝石頭失竊了，後來在我們的小碼頭找到那些石頭。他們查詢之下，發現是我們偷的，不禁大聲抱怨；我們回家後都遭到父親的責備，雖然我力辯這項工作很有用處，父親卻極力使我信服，凡是不誠實的事都沒有價值。

我想你也許想知道我父親的爲人和個性。他的身體強壯，身材中等卻很勻稱而且結實；他非常聰敏，能畫一手好畫，又懂一些音樂，嗓子也很好，有時候結束一天的生意，吃過晚飯後，他會一邊拉著小提琴，一邊吟唱著詩歌，聽起來非常有吸引力。他對於機械很有天分，別的工匠的工具一拿在他的手上，他幾乎都能操作自如；他最大的優點便是在處理公私事務上，都能採取一種了解而堅定的判別。事實上，他從來沒有受僱於公家機關，他龐大的家庭開銷以及子女的教育費，使他沒有一日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不過，我清晰的記得，地方上的一些領導人物經常來拜訪他，徵詢他對公務以及所屬的教堂的看法，對於他的忠言和判斷都很尊敬，當民衆在處理事情發生困難時，也經常來請教他，他是雙方爭執中的最好仲裁者。他在吃飯時，很喜歡找一些有見

識的朋友和鄰居來聊天，他們開始時總是談論一些聰敏或有用的話題，以期能改善孩子的心靈，循由這種方式，使我們了解到生活裏真正美好又公正慎重的事，轉移我們對桌上食物的注意力，因此我們對桌上的食物是否味美，合不合乎時節，比同類的菜蔬好或壞，根本漠不關心，如果有一天，在我吃飯後幾個鐘頭，別人問我方吃了些什麼東西，我一定答不上來。這個習慣使我在旅途上獲得不少便利，當我的同伴們爲了食物不合口味而悶悶不樂時，我卻依然故我，絲毫不受到影響。

我的母親的身體也很健康，她親自哺育了十個小孩，我從來沒有看過父親或母親有任何病痛，除了使他們致死的那一場病，父親死的時候是八十九歲，母親則死於八十五歲。他們合葬在波士頓，我在若干年前曾在他們的墓前立下一個大理石碑，上面寫著：

喬西亞·富蘭克林和他的妻子愛比亞合葬於此處，他們鵲鱗情深，結褵五十又五年。
家裏無恆產，藉著上帝的恩澤，不斷地辛勤工作。

他們共同養育一個大家庭，計有十三個孩子和七個孫子。

他們教導有方，頗富聲譽。

願我讀者，以此爲鑑，鼓舞向上。

勇敢而勤勉地追隨神的旨意。

他是一個虔誠而慎重的男人。

她是一個嫺淑有操守的女人。

他們最小的兒子特在此立碑以爲誌。

喬西亞·富蘭克林生於一六五五年，死於一七四四年，享年八十九歲。
愛比亞·富蘭克林生於一六六七年，死於一七五二年，享年八十五歲。

拉拉雜雜談了一堆，我覺得自己已經有老化的現象了。我記得自己從前寫作時非常有條理。或許一個人參加私人集會時總不如參加一個公開的舞會那麼盛裝，這當然是我的疏忽。

言歸正傳：我繼續在父親的店裏工作了兩年，一直到我十二歲，那時，我的哥哥約翰學的也是這門手藝，卻因為結婚的關係，離開我們前往羅得島自己開設一間店。似乎在冥冥中的命運安排我代替他的位置，成爲一個蠟燭製造者。但是，我卻很討厭繼續做生意。我的父親了解如果不替我安排一個適當的職業，我很可能離家出走去航海，就像他的另一個兒子喬西亞一樣，使他非常苦惱。從此以後，他經常帶我出去觀看木匠、磚匠、鐵匠，以及黃銅匠的工作，如此他便可藉機觀察我比較適合陸上的那一項工作。從那時候起，我很喜歡看一些優秀的工人操作他們的工具；這些觀察對我非常有益處，我從其中學到許多東西，因此，家裏如果有什麼東西需要修理，一時找不到工匠時，我便自己動手，當我想做實驗時，我又可以製造一些小機械以滿足自己的心靈。最後，我的父親決定讓我去學習當一名刀匠，我的伯父班傑明的兒子山姆曾在倫敦學過這種手藝，那時候，正好在波士頓開設一家店鋪，父親帶我到那裏當學徒，但是山姆卻要求我交學費，惹得父親很不高興，便又將我帶回家。

我從小就喜愛念書，我所賺到的一些小錢，都是花在購買書本上，我得到的第一本書是約翰·本揚的『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分訂成許多小冊子。後來，我將它們賣掉，又買了一本柏頓的『史學集』；那是一種小販賣的書，比較便宜，大約有四、五十本。我的父親有一

間小藏書室，多半蒐集一些辯證神學，我讀過其中的大部分，然而又很後悔，因為我那時候已經決定不做牧師，我的求知慾很强，卻又找不到適當的書可以看。我讀過一本蒲魯塔克（Plutarch 四六〇—一一〇〇，希臘傳記作家）所寫的『名人傳記』（Lives），獲益匪淺。還有一本笛佛（De Foe）所著的『計畫論』（Essay on Projects）以及另一本馬惹博士（Dr. Morther）所寫的『爲善論』（Essay to do good）都使我的思想有了轉變，影響到我以後一生的幾件大事。

我這種嗜書如命的癖好，終於使我的父親決定將我送去當個印刷匠，雖然他已經有個兒子詹姆士在經營此業了。一七一七年，我的哥哥詹姆士帶著一架印刷機和鉛字從英國回來，開始在波士頓創立印刷事業，和我的父親那一行相比，我比較喜歡印刷這一行業，然而，我對海洋仍有一股強烈的嚮往，渴望接近它。父親爲了阻止我出海，急忙將我送到哥哥那裏去，我卻堅持了一段時間，後來在大家的勸說下終於屈服了，不滿十二歲的我，便和哥哥簽下一紙契約書，我必須在他的店裏當學徒一直到二十一歲，在最後一年，我可以領到職工的薪水。不久，我對這項工作便很熟練，成爲我哥哥的得力助手。我現在也能得到一些較好的書了，由於我結識了一位書店的學徒，他經常帶一本小書出來借我，我必須很快看完，完整地將它歸還。因此，我常常通宵達旦，熬夜將這些書讀完，並且在早上將它送回，免得被書店的老闆發現。

過了一段時間後，有一位聰敏的生意人馬修·亞當斯先生，擁有不少藏書，常常到我們的印刷店來，他注意到我很喜歡讀書，便邀請我到他的藏書室，還和氣地任我借了幾本書。我現在對詩很感興趣，自己也試著寫幾篇詩；我的哥哥認爲這些詩也許能賣錢，便鼓勵我寫一些應景的詩歌。其中有一首叫『燈塔的悲劇』，描寫華斯萊克船長和他兩個女兒被淹死的事；另一首是『水手

之歌」，描寫「蒂屈」（黑鬍子）的事。這些詩寫得很糟糕，用的是騷人墨客的俚語；當它們印行後，我拿到城裏去賣，第一首詩賣得很不錯，也許是人們對這一件事情的記憶猶新，引起很大的回響；我看到這種情形後，沾沾自喜；但是我的父親卻打斷我的念頭，告訴我做詩的人多半是乞丐。所以我才沒有成爲一個詩人，或許會是一個很糟糕的詩人，不過，散文的寫作卻有助於我日後的工作，並且是我成功的進身階。我將告訴你，我如何在那種情況下獲得寫作的小小能力。

努力自習

我們鎮上還有一位很喜歡讀書的孩子叫約翰·柯尼斯，我和他很熟稔。我們經常在一起辯論，而且很想把對方駁倒，這種爭辯方式很容易變成一種壞習慣，形成愛在別人面前抗辯的態度，在團體中引起他人的厭惡及反目。本來可以做爲好朋友，卻因而翻臉相抗，變成水火不容。我所以養成這種習慣，最主要是受到我父親那些辯證書籍的影響，我後來觀察出來，除了律師、大學生以及在愛丁堡成長的人外，一般人比較沒有這種習性。

有一次，不知從何開始引起一個問題，柯尼斯和我爲了女人是否應該接受教育，以及她們的能力發生爭執。他認爲女人不需要接受教育，因爲男女天生就不平等，我的看法和他相反，也許有一點故意辯駁的心理。他滔滔不絕地雄辯，彷彿胸有成竹的樣子，有時候，我覺得他使我屈服的原因並非由於他有豐富的理由，而是他那一種氣勢逼人的辯才。我們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便分手了，而且有一段時間沒有碰面，我將自己的觀點寫下來寄給他，他也回了我一封信，如此經過了三、四回的通信。有一天，父親看到我的信並且仔細細讀。他並沒有加入我們的討論，只是乘機